



通俗文藝小叢書

老鋼的故事

小 說

苗 得 雨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

715.12
301



書號：1055

老鋼的故事

作者：苗 得 雨

出版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三六號

字數：17,000

1954年4月第一版

印數：8,000

195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 1,300元

通俗文藝小叢書編輯例言

本叢書的讀者對象，主要是工、農、兵及鄉、村幹部。

本叢書的內容，主要是反映山東勞動人民，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，在工、農業生產中的勞動事蹟、新的創造，和各方面的鬥爭生活，以及山東人民過去的革命鬥爭和英雄事蹟。

本叢書的體裁主要為短篇小說、故事、通訊、報告、鼓詞、快書、詩歌等。

本叢書貫徹地方化、通俗化的方針，文字力求通俗、生動，形式力求活潑，以便於工、農、兵及鄉、村幹部閱讀。

故事出在山東沐河西，劉家埠。

村代表主任劉洪元，領着自己的互助組，轉為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全組裏十二家子都樂意，獨有老銅擺手：「你們先『古搗』吧！我等等看。」

爲什麼不入社

—— 1 ——

老銅，是一條身體魁梧的大漢子，大額頭、長脖子，腿上的汗毛二寸長，走起路來，石頭都踏得碎。這人，很要強，他樂意幹的事情，天擋着也要撐破一個窟窿，他不樂意幹的，砸爛腦袋也不幹。

因為他在互助組裏，生產挺起勁，因此臨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時，社員們都

不住的動員他：「老鋼，怎麼樣？」

「要是大驢留下自己用，一年保證分給我八千斤糧食，誰不入社是個四條腿的！」老鋼把煙袋往腰裏一插，走了。

這是在年後正月天裏。

在鍋屋裏，老鋼娘坐在板凳上捻線，他兒子小硬兒扒着高粱稽插玩藝。老鋼玩弄着煙袋，在想：「一九四八年，解放大軍南下，男人們都出工去支前，家裏剩下些老的老，少的少。劉洪元為了使生產支前兩不誤，領着大夥組織起臨時互助組，當時可真救了急。不然，我十八畝地都荒了，老婆、孩子得討飯哪！以後又轉到常年的互助，興了『三大合理』（註一）。起初，我還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可是，以後越當越好，耕種宜時，真合人心眼，打的糧食一年多一年，這辦法最好了！」他想着想着笑了起來，但是突然又不笑了，把頭一低想：「誰知，劉洪元又興什麼合作社，不再『三大合理』，把土地呀、牛驢呀，一包子弄在一塊。這筆賬我可弄不清。叫我來充大孫，讓他們沾油水？哼！別拿我當傻瓜蛋！我打算往後日子過的比現在還好，不光吃煎餅，還要吃大白饅頭，再蓋上三間大南屋，給我小硬兒娶個好媳

婦……」他摸摸小硬兒的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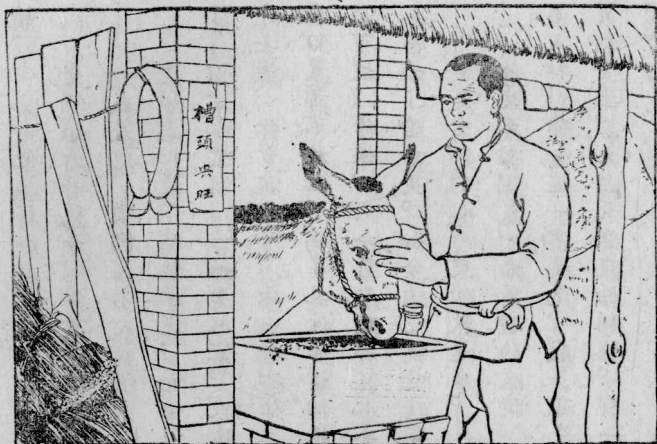
老銅娘看看兒子，停下捻線說：「你這做什麼？老是想呀想呀的！」

「我是想，咱們不入社吶。」

老娘急忙放下線錘子說：「咳！小硬兒他爹呀，咱可不能入社！我口咬牙撕過了這份子家業啊！」她老人家，眼睛望着院子裏，敘述起當年的苦日子：「唉！你才七歲，你爹就死了；你大哥，你二哥，都沒活到中用，就剩了你這一根毛，我啣在口裏都不放心。為了扎住你這個根子，我呀，什麼難為都受到了。那時誰家婆媽們下坡？你娘，六七月裏蹣那泥水去地裏拔草。又當老婆，又當漢子，好歹的沒叫人家看了哈哈笑。如今咱吃就吃，穿就穿，你可不能燒包呀！」

於是老銅的心，更加軟起來。

他走到驢欄裏，看看驢的眼睛，摸摸驢的前膀，自語說：「我的伙計！咱們不入社！你知道一霎不見，我多難受啊！」他就回憶起當初積錢買牠時的情景；買到手上，又白天黑夜的伺候。有一次，牠病了，十冬臘月，從黑夜一直守到天明。



他走到驢欄裏，看看驢的眼睛，摸摸驢的前膀，自語說：「我的伙計！咱們不入社！你知道一霎不見，我多難受啊！」

他又走到自己的地裏，望望這頭，望望那頭，拿起塊土捏捏說：「哪一塊土上沒有我老銅的汗珠啊！哪一塊土沒經我老銅的手翻弄哪！我不能離開你，我捨不得把你和別的地打成一片。誰不知道，社裏劉大墩的地澆死蛙子啊！劉俊的地乾死蛇蟲子啊！」他又抬起頭，望望楊家林那塊地，車彎那塊地，龍頭汪堰那塊地，然後得意的想：「我十八畝好穀地啊！」

老銅從地裏走回來，正好遇見二麻子在大槐樹底下打掃驢腳底。

二麻子，個不高，是村裏的「小

怪人」，不在合作社也不在互助組。老銅和他是近鄰居，兩個人自小在一塊長大。老銅小時挺楞，動不動把拳頭一伸：「二麻子你聞聞，一股生鐵味！」二麻子，眼一擠，手一束，怕了他；但等到老銅不注意時，打個偷捶就跑了。

「二麻子！」

「老銅嗎？」二麻子一抬頭，見是老銅，便放下掃帚說：「哪裏溜來？」

「地頭上走了一遭！」

二麻子，眼睛東眨眨西望望，頭一歪，譏諷地扯着長腔說：「看看地，好入社哪！」

「入社？」老銅朝二麻子一瞪眼，一扭嘴說：「蛤蟆還沒長毛呢！」

二麻子掏出煙袋，裝上煙，笑嘻嘻地點了點頭說：「長點心眼也好！」

老銅昂昂頭，得意非凡的說：「這樁子事，可不同互助組。互助組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你的還是你的，我的還是我的，我的地好，打好糧食是我的，我有驢，掙了工分是我的。合作社，各家子都弄在一塊哪！」

二麻子馬上湊上去說：「人，還是那些人，地，還是那些地，反正抱着揣着一

樣輕沉，叭狗子不會生出龍來，為什麼弄在一塊呢？哼！我可不去傾家蕩產！」

「真的，麻子弟，憑着好好的身板，憑着好好的土地，結實的大驢，將來過塌了架子，孩子哭，老婆叫，可不值得！」

「老鋼，你不入社，咱兄弟搭悞吧！你一頭驢我一頭驢，婊子兒，糧食不打的撐破屋！」

老鋼笑着朝二麻子胸上搗了一捶，說聲「好！」膀子一捩一捩的走了。

老鋼回了家，從大門口走到北屋門口，又從北屋門口走到大門口，在院子裏轉了半天，就到合作社的辦公室去了。

合作社的辦公室是兩間小北屋，院裏一個牲口棚，原來是劉洪元互助組盛傢具拴牲口的地方，現在，合作社開個會啦，記個賬啦，就在這個地方。

老鋼進大門，瞅準北屋裏放的一把耩子、一張犁走去，他要吧耩子抗回家，把犁鏡摘回家，——這兩件是他自己的，互助組幹活時弄在一塊。突然，青年社員劉凌——劉洪元的兒子，不知從哪裏冒冒失失跑來，上去按住老鋼的手說：「慢動！老和尚嘛，沒有木魚子也能念經！『單摘瓜』了，還用着這兩塊木頭一塊鐵嗎！」

這時，從外面跑來一個人，手一揮，打斷他的話：「凌！你幹什麼？」劉凌回頭看時，見是自己的爹爹劉洪元。劉洪元急忙把兒子拉出來，嘴上的鬍鬚直翻弄，說：

「你，你怎麼說傷人的話！」

老銅聽得出劉凌話裏帶話，只覺得臉上的皮肉亂跳，眼裏冒出火來：「婊子兒！東西還能沒主了嗎！」他抗起耩子拿起犁鏡就走。劉洪元一把拉住說：「老銅弟！你別上火，你先放下，來，咱兄弟說句知心話！」老銅把東西放下，二人在牆根裏一蹲。

劉洪元和老銅是遠支兄弟，在一個互助組裏待了幾年，脾氣摸得熟。劉洪元曉得老銅中農戶子有個小算盤，有股執拗的勁頭，可也有優點。他摸住老銅的手腕說：「老銅弟，拿定主意不入社了？」

「沒二話！」老銅回答的很乾脆。

劉洪元捋了捋他那幾棵小鬍，在地上找了個木棒掐捏着說：「從一九四八年，咱兄弟就在一塊，你一直的是互助組的骨幹，現在咱進一步了，你倒退下來，我真覺着不該。照咱毛主席說，只有做好這一件，產量才會更好的提高，直到像蘇聯集

體農莊那樣，那時咱們永遠享福。根據各地方的經驗，合作社這條路有走頭。」

老銅說：「說亮堂的吧！我這算盤子不只打了幾天了，我翻過來想掉過去想，這樁子事準是『二乎』。你想想，各家的命根子都弄在一塊哪！」

「弄在一塊有什麼不好？我說老弟，弄在一塊是集體經營，好處可多吶！要說分紅吧，還是按土地多少，幹的活多少，下的本錢多少來分，這怎麼能是一個鍋裏摸勺子呢？」

「那麼的話，就各幹各的算了。咱試試看嘛，我不入社，好好的幹，打的糧食少起入社才怪哪——嘿！要是受了窮，倒過來走給你看。你們這樣走，我那樣走，反正不被你們拉下！」

劉洪元看見他想不通，只得暫時由他。

老銅拿起傢具出了門，劉洪元望着他的後影，不由地想起自己以往領導互助組所碰到的困難。互助組走的路不是筆直的。第一步羣衆接受了，第二步又不接受，第二步接受了，第三步又不接受。不知道鬧過多少糾紛，吵過多少嘴。有的人出了互助組又進互助組來。他特別想起了實行「三大合理」的鬥爭：一九四九年，組裏

有個偏差，不是勞動力計工不合理，就是白借白使農具和牲畜。當時為了解決這個偏差，實行「三大合理」，可是，開頭許多人思想不通，甚至還有人公開反對，對互助組實行封鎖，不借給農具使。後來怎麼樣？不但沒人反對「三大合理」了，還有人戀戀不捨哩！想罷點了點頭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祖輩就是一家一戶在自己那二畝地上擺弄，現在弄在一塊擺弄，這確是一件大事！不能大驚小怪，也不能心急。」

街邊，兩個婦女在吱咯吱咯的推碾。

老銅，抗着耩子，拿着犁鏡，從合作社的辦公室裏匆匆出來，門口一個小狗爬着，他氣的把牠一脚踢跑了。

一個年輕婦女推了一下年老婦女的脊梁：「看！老銅呀！把互助組的那一套弄回家去了，他真的『單摘瓜』了！」年老婦女看了一眼，不以為然的說：「別看那些戶都轉向合作社吧，人家轉不轉是一樣。」年輕婦女嘴一伸：「哼！一樣啊！一個挑水的停住了腳步，奇怪地看着老銅。老銅回過頭，看見人家都在交頭接耳，他只笑笑，恨不能一步到家。到了家放下東西，便找二麻子扯了扯搭棋的事。

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腦子裏老在呼隆呼隆響，他認為自己不入社，社員們定會

給他椒子麵吃，村裏人都瞅着他，以後要是幹糟了，在人臉前可站不住啊！他老銅不是叫人看熱鬧的人！不願意在人嘴巴下喝水！他橫了橫心說：「嚇！不入社就幹個不入社的樣！」

睡不着覺了，於是研究研究社的情況，又研究研究自己的情況，打算今年在生產當中，和合作社比一比。研究了一陣，突然高興地爬了起來，一脚把小硬兒娘蹬醒了，說：「社裏這幾個人肚裏裝了幾碗『糊塗』我都知道：吳安友推五百斤沉的車子就壓躬了腰，劉俊三年前還幹木匠，莊稼地裏是生手。他們弄了幾頭小牛連角還沒長，我兵強馬壯、本大力足，嘿！牛皮不是吹的！」他說到高興處，把牆一拍，竟然砸下塊土來。

比比神通

河裏化冰，冰塊碰的乒乒響，要忙耕種了。

打仗在於用兵，生產要靠計劃。劉洪元合作社，根據上級的要求與社裏的生產

條件，經過社員連夜的討論，訂出了全年生產計劃。地怎麼種法啦，勞動力怎麼分工啦，傢具怎麼搭配啦，怎麼研究新辦法啦，有條有理。全社分成四個耕作隊，分工負責四片生產區，各隊每個人都都具體分了工。

老銅，一面做春耕準備，一面考慮他的生產計劃。到山溝莊訂了一千二百斤豆餅，又到供銷合作社訂了八十斤肥田粉，又在家東挖積泥汪。施肥量已經比去年增加兩倍了，他覺得還不夠，又拿起大鋤頭刨南屋牆框子——這南屋，原是兩間老屋，光做鍋屋就做了二三十年，來日本鬼子時，燒了頂，現在把土牆砸碎，和人糞一樣肥。他砸的滿有勁，牆灰噙滿了鼻孔眼。砸一陣子，坐下抽一陣子煙。一時又不知想了個什麼門道，急忙叫小硬兒娘套驢磨麵。

第二天清早，一鍋熱饅頭出了籠，老銅拾到籃子裏，蒙上個包袱，揣着往小硬兒他姥娘家去了。

小硬兒他姥娘家，是在西南五里地的杜家莊，和他是差不多的主戶，好處是多兩個挺妥漢子，閑時候又打蓆包，手下很寬綽。他這番去，要借三十萬元錢，並約好以後忙時候來人幫忙，他想着用一籃子饅頭換個「乾撥工」。因為二麻子和他，



「我單人，春玉米，水地每畝產一千二百斤，旱地每畝產一千斤；秋玉米……」

雖然使一頓牲口，可是幹活，還是碌碌掉了臍——各顧各。

就在那天晚上，在前莊一個場裏，鬧鬧吵吵的擠滿了人，鄉裏召開了全鄉農民大會。在這會上，互相交流生產計劃情況。

劉洪元合作社，公佈他們的生產計劃：

「春玉米，水地每畝產一千三百斤，旱地每畝產一千斤；秋玉米，水地每畝產七百斤，旱地，每畝產五百斤；穀子，每畝產五百斤。」

老銅一面聽報告，一面嘟噥着自己早已考慮好的計劃，在一邊一鼓勁一鼓

勁的，臉上覺着像喝了酒一樣，心裏撲撲直跳。有時抑制下來，臉上不熱了，心裏平靜了，剛要站起張嘴，又熱起來，又跳起來。結果，到底站起來報告了自己
的計劃：「我單人，春玉米，水地每畝產一千二百斤，旱地每畝產一千斤；秋玉米，每畝產六百斤；穀子，每畝產四百斤。」聽了他的報告，大夥你瞅我我瞅你，個別老年人相互訝然的啣咕着。老銅坐下來，手往臉上一摸，不知那裏汗淌出來了。

會散了，大夥在路上走着，三個一羣，兩個一對，都在議論，有的說：「老銅，大氣的！這一砲打的好響。你聽，有的數和合作社計劃的一樣高！」有的說：「老銅原先和劉洪元在一個互助組，人家轉向合作社，他跳出來，另走一條道，他要顯顯他的神通啊！」有的說：「完不成計劃，可耍了狗熊咧！」

老銅，在路上，一使勁把煙袋包搭在肩膀上，手裏腳裏都帶出力氣頭來，他覺着自己有虎樣的本事，根據今年的施肥量，再多賣力氣，豐收是有把握的。秋後若勝了合作社，他老銅就可以提提膀子了！

比賽開始

春耕開始了。

微微的南風吹着，莊四周的桃花杏，把白粉牆映得發了紅。往西望望，光禿禿的五里崗變成了一座青山。忙碌的人們，哼着小曲，從這坡傳到那坡。

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口號是耕八寸深，老銅的口號也是耕八寸深。

老銅，把犁放在院子裏，橫端量豎端量，又抗着犁到地裏試驗。他套上驢，把犁楔狠往下按了按，叫小硬兒娘配上一根繩，他滿想耕八寸深。那知，兩個小驢一走一躬腰，不揮鞭子倒罷，一揮鞭子，小驢就躬起背，成了駱駝啦！小硬兒娘，也老覺着往前走的沒有往後倒的多，不到吃袋煙的工夫，淌了滿身大汗。住下量量看，只六寸半深！老銅洩了氣。他抱着頭，圍着犁轉過來轉過去。忽然脖子一伸，手一比划說：「我說小硬兒娘！犁耕多深就算多深，你快回家拿張鉞，在後旁把犁溝底剗一遍！」小硬兒娘無精打采地「嗯」了一聲，回家去了。